

(上接B01版)

斗争白热化的标志是发生在2011年的一出戏剧性事件,那就是五毛党代表吴法天和公知派代表五岳散人,约了个架。

五岳散人和吴法天积怨已久,这次呢,吴法天在微博上说五岳散人干了某件不光彩的事,五岳散人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又没法澄清,于是就打算跟吴法天正面真刀真枪地干一架。第一次约架,吴法天欣然赴约,约斗时间定在10月7日凌晨,地址是北京东三环的一个加油站。这俩人的约架引起众网友的围观,甚至都惊动了警方。但是当日,两人都声称到了地点,却都没有看到对方,架没打成。后来,五岳散人又约了第二架,这次吴法天临时放了五岳散人的鸽子。

虽然这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没见上面,掐上一架,但是这次事件起码表明,五毛党和公知派的梁子已经结得很深了。

在五毛党和公知派的斗争中,五毛党们觉得名不正言不顺。“没人给我五毛呀,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话。”花千芳说。辟谣联盟的主要人物点子正当时被人肉出新华社背景,被骂为体制内的五毛,点子正说:“我虽然是新华社记者,但是新华社真的没有给我一分钱,所以我自称自带干粮的五毛。”

这就是“自千五”的由来。点子正表示对“自千五”这个称号负责,自封为“自千五”主席,这个职位是一个调侃,他说欢迎其他人来竞选。

“五毛们为政府背书,‘自千五’们为真相服务。聚似一团火,散如满天星。全世界‘自千五’大团结万岁!”点子正在一篇博文中写道。

爱国最大公约数

“自千五”的名词被提出后,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组织,它更像一个身份认同,性质相似或相同的爱国行为,被统一到这面旗帜之下。

很多网友开始认可“自千五”这个称号。网友“西征木兰”说,与其说“加入”不如说“成为”。她的经历代表了很多“自千五”的心路历程。“初来到微博的时候,经常看到一些反映社会黑暗面和对政府不满的信息,当时对这些深信不疑,因为很多都是网民们认可和熟悉的大V。”西征木兰说。直到有

一天她突然发现了一条“点子正”发的辟谣微博,有图有真相地揭露了她曾经愤愤不平转发过的一条帖子。“从那之后,我发现之前转过的很多帖子都是谣言,当时感觉很愕然,之后,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情况,歪曲历史啦,辱骂开国领袖啦,造谣政府等等,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分力量,在网络上多传递些正能量。”

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多。Anti-CNN网站此时早已变身成为时政军事网站“四月网”,四月网的同志们被称作“四月青年”,他们很多人在微博上标有统一的前缀“ac”。另外,还有一支风格鲜明的队伍,叫做“七字党”,他们跟“钓鱼党”颇有重合之处。这些人的微博ID统一为七个字,如“不近女色克林顿”“忠贞报国汪精卫”等,自带嘲讽色彩。他们乐于编造投公知所好的虚假信息,被公知转发后再站出来打脸,经典案例如“八尺协议”,“九三一大海战”等,这是一支剑走偏锋的“自千五”队伍。

其实到2012年,辟谣联盟微博已经不再更新,现在一些辟谣主力人物如尼德兰苹果、窦含章等也早已退出微博,再加上国家加大了对谣言的治理力度,抓了秦火火等人,最热的那阵辟谣风已经过去。

但是“自千五”的队伍还在壮大中。点子正说,虽然现在队伍已经分化,但是遇到重大问题还是会重新聚到一起。

另一方面,除了辟谣之外,“自千五”们还热衷于“传递正能量”。比较典型的是一些军事作品,比如逆光飞行的《那年那兔那些事》,野风之狼的《小白兔的光荣往事》,都形成了特殊的爱国圈子。

最近,“自千五”又分化出一支更加激进有冲劲的队伍,叫做网络义勇军,他们是自觉自发干掉第五纵队的“自千五”。他们响应国防大学教授、著名军事专家戴旭的号召,加入网络舆论战,“捍卫网络上甘岭”,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作斗争,打击“第五纵队”。《中国网络义勇军进行曲》里唱到:“我们是万众一心威武无比网络义勇军,狠批汉奸,猛揭国贼,痛批水军。”

点子正认为,“自千五”是中国千百年来爱国力量的延续,是新时代爱国精神的别称,只不过这个时代被叫成了“自千五”。

“我们要把所有的爱国青年,军粉,钓鱼党,七字党团结起来,一起做事情。”点子正说,“爱国最

大公约数,自觉自发‘自千五’。”

官方点赞之后

2014年10月,习大大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,邀请了两个“自千五”代表,周小平和花千芳。此后,“自千五”成为一个热词。

本来是草根网友的组织,现在政府开始出手为之点赞,《光明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环球时报》等党媒,纷纷发文肯定“自千五”,称他们是中国好网民,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。

比如政府方面,国新办就曾要求所有干部要做“自千五”——“自愿多干五小时”。“自千五”自此似乎带上了一些官方色彩,除了花千芳和周小平,还有更多的“自千五”进入到官方视野中。比如“我和国旗合个影”的“自千五”雷希颖,做客中国青年网,讲述“青春路上好故事”;发起“为中国点赞”活动的浙江台州民警“椒江叶sir”,作为五四优秀青年,受到了李源潮的接见。

这也引起了“自千五”内部的争论。西征木兰认为这是好事,“自千五”是松散的群体,一种爱国现象的代名词,而不是一个组织,其发展不是取决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表现。

点子正也表示:“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支持周小平,我不是支持他个人,是支持话语权,他们的出现是好事,表明官方开始重视舆论场了,希望通过包装或者扶植一些意见领袖来引导舆论,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,我们要看到政府的进步。”

不过,他也认为,“自千五”的力量可贵之处在于,不是官方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,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说。“比如说如果花千芳出现笑话,我们还维护的话,那我们就不叫‘自千五’。”

而花千芳进入大会堂后,最大的感触是,“这起码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了。”以前好多人认为当“自千五”丢人,是“吃大白菜的命,操中南海的心”。

花千芳还说,被拱到这个位置上,实际上更加影响生活。他现在还在老家种地,去年10月1日早上五点多就下地弄玉米了,干得正来劲。到上午10点多,他停下来歇了一下,在田垄上打开手机一刷,发现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。于是他赶紧把农具扔了,跑回家去写东西,传递正能量。



喷涌的趵突泉是济南的一景,可是最近却面临着停喷危机。(资料片)

古代,济南泉水停喷了怎么办?



来吧!只要您有文化上的疑问,欢迎通过邮箱 qlwbwenhuaren@163.com,或者加微信订阅号“新文化人”发给我们,我们一起来研究回答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孙梦琦

今年大旱,济南泉水又遭了殃,趵突泉逼近最低水位线。其实在古代,济南的泉水也停涌了数次,最长的一次竟然停了两三年,时人无法,甚至搬出道士作法。

济南泉水最早的一次停喷记录,那得往上数一千年。宋朝熙宁六年(公元1073年),山东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,一年都没怎么下雨,然后泉水就干涸了。

这年四月,苏辙来到济南当“掌书记”。这是他“求”来的官职,因为他当时在京城做官做得有点烦,听说济南的泉水甘甜充盈,滋养着肥美的鱼,鲜美的蒲菜,堪比北方小江南。恰好济南官府有个空缺,他就立马申请调任过来。

来了之后苏辙傻眼了,他没看到传说中的遍地流水,四处清泉,而是看到泉眼都蒙上了尘土。当时城南舜祠的舜井里有两股泉水,也都枯竭了。第二年夏天,济南终于下了点雨,但还是不够。直到第三年夏天,终于下了大雨,泉水才开始重新喷涌,这让当时的市民百姓们欢呼雀跃,欣喜非常。

苏辙对此也很高兴,专门写了首诗《舜泉始发》:“奕奕清波旧绕城,早来泉眼亦尘生。连霄暑雨凉初接,发地青雷夜有声。复理沟渠通屈曲,重开池沼放澄清。通衢细洒浮埃净,车马归来似晚晴。”苏辙在济南一共呆了三年,全程见证了济南泉水的停喷、复喷过程。

古代科技水平有限,泉水干涸后,人们也没有好办法,病急乱投医,甚至会求助于神灵。明朝末年济南泉水又有几次停喷。万历四十二年(公元1614年)开始,山东连续大旱四年,历城人王象春在诗里写道,以前每年二月份就结了王瓜了,但是因为旱灾,到了五月葫芦还没开花,北园那边的菜地稻田,主要靠泉水灌溉,可见当时泉水已经接近枯竭。到了万历四十六年(公元1618年),趵突泉终于支撑不住,彻底停喷了。

当时的巡抚李长庚实在没办法,就找了一个叫郭羽士的道士,让他搭坛作法求雨。这个郭道士拿出三个铁牌,上面画满灵符,扔到泉眼里,想不到没多久泉水竟然复涌了。当然,现在看来,这只是个巧合。不过到了清朝,还有好奇人士去摸这几个铁牌,竟然还摸到了。

到了崇祯十三、十四年(公元1640至1641年),又是大旱,趵突泉又干涸了。泉水喷涌的时候,三个泉眼如雪花一样,边上游人如织。而泉水断流后,趵突泉变得一片荒凉,观者不忍直视。

到了清朝康熙、乾隆年间,济南泉水都有因为干旱而停喷的记录。清末民初,趵突泉也曾差点停喷,池子内泉水几近干涸,只能没过孩子的脚面。